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廿一
吳沈欽韓文起學



昭十二年傳救筮之疏云或謂汎汎吉凶為救雷絕卜按
杜預言不指其事汎卜者非也周禮有三易之筮洪範有
三占從之之言偽孔傳云救謂歷卦之而從其吉金縢云
云乃卜三龜一襲吉此救卜而並吉者也
以為大吉也惠云坤之卦為乾三升坤五故以為大吉乾
文言申九二升五之義云龍德而正中也二升五故曰
在中也故不中故曰黃裳也說苑善說為襄成君始封之
外強內溫信也乾三升五故外強坤五降二故內溫和

正即利貞也乾二必居五坤五必降七利貞之義故曰信
坤五降居下中故曰黃裳

外內倡和五三德為善二五相應故外內倡和三德謂亨
利貞也元為四德之一養成三德故為善也以成大吉
參成可筮乾二坤五皆中也故曰中美元謂乾元乾二居
五故曰主美坤五降二故曰節美乾坤合而成法故曰參
成可筮不詳其事凡十故非也周禮三良之筮無彊有
注之祀乎祀柳生于冰旁非國圃所宜杜預謂狗樞非非
產皮冠趙岐益詩注皮冠弁也疏引禮圖云皮弁以鹿皮

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按周禮司服職王甸則冠弁
服注冠弁委貌也聶崇義圖以為玄冠則非此皮冠續輿
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
廣後卑銳委貌以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按列子湯
問篇北國之人鞞中而表此之皮冠則後世所謂帽也說
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也是乾文秦復陶翠被秦服官所遺被穿同被以翠羽為飾也釋名
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
日衣翠衣帶玉劍後世則有雉頭裘集澤裘玉美衣二

是四國者劉云楚語作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
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李雲
霑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
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按九年遷方城
外入于許許昔已遷葉今言四國則許合在其中
摩厲以須漢書梅福傳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
也
祭公謀父逸周書序周公云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
豫詢其守位作祭公即此祭公謀父也

克己復禮仁也王應麟曰左氏祖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
而輒有更易殿本考證臣照按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
聖先師之嘉語也魯論顏子曰請事斯語冉子曰請事斯
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請事斯語王應麟
不本左氏以解魯論轉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不本左氏
十三年傳因正僕人即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
師僕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
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
姓楚其後也熊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欲

殺其弟熊暉暉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索隱引譙周云
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是有楚國
者常在季也也相故云對人立對人之是謂其也

賔須無管子小匡篇管子曰升降揖讓進退開習辯辭之

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

無罪臣不如賔胥無請立為大司理姑蘇車洪武王

饋叔向羹羹亦肉也論語子曰齋車饋

鄭伯男也服云鄭伯爵任男服也按周語富辰曰鄭伯南

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

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

爵有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產先云甸服

證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在也白虎

通云南之為言任也汪肅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

言是也惠氏本鄭司農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

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彼傳黜周王魯故不從

周禮別立謬說子產方與晉爭王制何為遠徵殷法鄭司

農之說非也當也齊齊

奉盞飲水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歟

陸粲曰此夏廷六月晉人既幕蒙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冰不當以為箭筒也

其若之何且泣孔叢孺服篇大姦之次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者愛風之次於死之前於死之後也

十四年傳莒殺其公子意恢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

黨必莒舊在也意恢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為亂而不能豫為之防身雖為

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按家氏之言推究詳盡若杜說則寬於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與亂成

篡是同焉昭族王經之映起也

宥孤寡呂覽法宥篇注宥利也漢書禮樂志注宥祐也今蔽罪邢侯周禮鄭司農注引作英獄邢侯鄭君云英斷也

鮒也驚獄周書鄭誅解十敗六曰佞說驚獄因鮒心下乃施邢侯服云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按列女傳作族

邢侯晉語韋昭注云陳尹曰施孔晁云廢其族也當如韋解莊子馬蹄篇長弘脆音義脆或作施脆裂也

十五年傳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其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夜分二十三刻九分五釐六十七分八食限之非此也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于河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督之董今讀者以董之絕句仍杜之謬也

三年之喪三馬喪服斬衰章為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正下此天子以至士也雷次宗曰既為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為妻疏云夫為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為母同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大祥十五日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云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闋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為妻不杖鄭云以父為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若后之喪非旁期

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其為父
母與為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
品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子之昆弟以旁
尊降為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為正統
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
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
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
也杜預邪說與叔向語意大隔礙矣

以喪賓宴掌客職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聘禮遭
主國君喪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遭夫人世
子之喪如遭君喪則喪中饗宴非禮也
十六年傳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服斷字小之難以下為
義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按服義言養小國
須有禮也亦未為大異而疏家醜詆之云尚未能離經辨
句何須注述大典服氏之學行于北方且四百年橫為小
人排擯遂至廢失良可浩歎

必告君大夫蓋列國時亦有財物闌出界外之禁

庸次比耦廣雅釋詁庸次比皆訓代按庸同備次同欣詩
傳欣助也比合也

藜藿說文藿草也讀若藿徐鍇按字書朔藿草一名藿也
又藿藿草也一曰拜藿藿徐鍇按爾雅注藿藿亦似藜俗
所謂灰藿也說文藿草之藿即上藿字之誤今集韻引說
文作藿草失之美邵晉涵爾雅正義今灰藿藿有紅縷葉
銳而青其背則白葉有黑點若著沙矣四月初生可食五
月高至數尺秋開細花白色結子如穗齊民要術詩云北
山有藜詩義疏云藜藜也藿葉皆如藜王芻今兗州人蒸
以為茹謂之藜譙沛人謂雞蘇為藜按說文藜蔓華也徐
鍇按爾雅藿蔓草華注未詳藿與藜音同玉篇廣韻並云
藜藜草也白虎通曾子去妻藜烝不熟
十七年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當
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
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
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在此月也平子以為宜在夏之六月非周六月故太史云
是周之六月也五行志云正月周六月也夏四月正陽純

乾之月也愚謂陰文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
月為純陽七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
禮禮十六日七十六百五十八人會耶

番夫馳番夫之名不僅見于逸書觀禮也管子君臣篇吏
番夫任事人番夫任數人番夫成數吏番夫成律注吏番
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人番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按吏番
夫即漢之諸官署番夫民番夫則鄉番夫也鵠冠子王鈇
篇五鄉為縣縣有番夫治焉此則古制如逸書所云者也
少皞摯之立也漢書律歷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
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
天下號曰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昊之父也曹植贊少昊
云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青陽之子信矣蓋少昊亦號青陽
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為帝青陽故世誤以為一人劉恕通
鑑外紀命歷序曰少皞傳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
為鳥師而鳥名周書嘗麥解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
五帝之官佳錄雨水齋錄山陰縣圖志載少昊之官
伯趙氏夏小正五月鳩則鳴鳩百鷦也鳴者相命也藝文
類聚通卦驗曰伯勞性好單栖其飛睨其鳴喙喙夏至應

陰而鳴冬至而止呂氏春秋高誘注伯勞夏至後應陰而
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鳥獸百篇也青鳥氏通卦驗雨水鶴鷓鳴則鶴固知時之鳥或是鷓雞
青質者夏小正正月雉震响雉鳴也丹鳥氏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禮記疏
皇侃以為丹良是螢火非也爾雅翼山海經曰小華之山
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一謂之蠹蜺又謂之駮鷩說文鷩
赤雉也駮鷩鷩也

祝鳩氏說文離祝鳩也或以佳一作隹爾雅翼云淮南子

按說鳥力勝日而服于隹禮今淮南本作離禮今鳥鳴小

于鳥而逐鳥俗言鳥之舅也古今解詩離者類引釋鳥佳
其鳩鷩按鳩鷩是佳字音雖鑿之雖此既从鳥自與隹通

爾雅之鷩鳩鷩鷩者是矣高誘云離禮爾雅碑笠然非此

祝鳩說文誤也陸璣疏云離其今小鳩也一名鷩鳩幽州

人謂之鷩鷩梁宋之間謂之離邵晉涵曰鷩鳩又謂之鷩

鳩毛傳云離壹宿之鳥今鷩鳩栖息有定所俗語謾則曰

鷩鳩定矣按陸疏云鷩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

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爾雅翼頭有贅物之拙

者不能為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居今人辨其聲以

為無屋住云今左傳注疏及釋文皆記離為鷓字御覽羽族部以百舌為祝

鳩又引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杜預以為孝鳥緣司徒而

傳會耳詩傳但云壹宿之鳥毛必何不緣將父將母而先

以為孝鳥乎山經注疏云鷓其今山經也一云鷓其也

鷓鳩氏陸璣疏鷓鳩大小如鷓深目目上露骨幽州人謂

之鷓史記正義王雉金口鷓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邵晉

涵曰今鷓鳥能翱翔水上捕魚而食後世謂之魚鷓其鳴

緩而和順與白鷺相如而色蒼非白鷺也鷓其今鷓也

鷓鳩氏呂氏春秋鷹化為鳩注云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

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又復為鷓陳藏器本草云亦

名郭公北人名撥穀今布穀以穀雨後鳴農家聞其聲以

趣東作矣古今注鷓鷓一名鷓鷓鷓其甘泉賦鷓鷓其林

爽鳩氏禽經鳥之小而鷓者皆曰隼大而鷓者皆曰鳩爾

雅翼鷹正月則化為鳩秋則鳩化為鷹故通有鳩名在五

鳩之數非斑鷓也本草鷓曰鷓其目以鷓其目以鷓其目

鷓鳩氏陸璣疏鷓鷓一名斑鳩如鷓鷓而大項有繡文斑

方言鳩大者謂之頰鳩頰音高誘注鷓鷓斑鳩也鄭樵云

鵲今謂之鸛，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廣雅謂斑鳩，誤矣。邵晉涵云：鸛，鳩春來冬去，若斑鳩則四時有之。是鸛，鳩非斑鳩也。本草綱目：鸛，朝其目如鸛，其形如鸞。鸞，山鵲也，其聲喞喞，朝其尾，屈促其羽如縷，縷故有諸名。鄭樵以為鸛，鸛非矣。山鵲，鶯也。晉曰：率，六曰鶯，鶯也。晉曰：鶯，以為鸛，鸛非矣。五雉服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按楊雄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耳。釋詁：雉，陳也。邵晉涵曰：聲近者，其義同。喪大記云：夷于林，鄭注：夷之言尸也。雉，即為夷。夷，訓為尸，尸者，陳也。是輟

轉相訓也。三豎圖云：管，管也。海師，水主也。西，西也。字，始大，始王。

九扈為九農。正扈，說文作雇，或作鷓，籀文作雇，蔡邕獨斷：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稍與賈逵說異。孔疏：駁賈為果驅鳥為蠶驅雀之說。邵晉涵釋之曰：古者重民衣裳食爾雅，以果不熟為荒。九扈為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于事，無不便，豈必親就果園蠶室。

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疆域所限耳目難周無妨隨地
設官如漢制鄉三老嗇夫乃慮及普天之下何以可因是
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泥歟鄭樵云桑扈俗謂
青雀今名蠟背性慧可教桑棘之扈多在是木故名行扈
者多在籬落如雞雉然不飛去宵扈者能傳夜故名
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惠云六物之占四字或是鼂公武
從蜀石經增唐石經有此四字係旁增御覽八百七同蓋
賈服有此四字

瓘字玉瓚三禮圖云瓘彛盛明水圭瓚酌鬱鬯說文瓘玉

也春秋傳曰瓘則知以瓘為瓘注疏分此作三物非也
十八年傳弗良及也服云良能也弗良及者不能及也疏
以為良是語辭能非良之訓按良是善善即功能義相生
也孔氏妄入反譏服妄言乎

禁舊客勿出于宮高誘時則訓註傳曰禁舊客為露情也
有新客搜出之為觀釁也

大人患失而惑能無亂乎按文當謂大人已有患失之
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
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

失道真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違眾而失位心志惑亂
夫眾人即不學何至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
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世所大言謂大人之言也夫之
惘然授兵登陣漢書文帝紀惘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
惘猶介然也與此惘義同陳陸其言曰禁言者去盡計也
許不專於楚許若不遷則不為楚所專有杜解許自以舊
國不專心事楚詞令之間尚不能辨善善相與論秦昧主
十九年傳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蘇轍曰今律過失殺人以
贖論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知藥誤不如法者死
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
遺意也按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云合和御藥誤不如
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大不敬與此誤之
紡焉以度而去之去同弄漢書蘇武傳去草實而食之注
去謂藏之也劉云紡謂紡麻作纊為布作纊之法有小繩
記其升纊纊既為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
按纊群纒也紡者以磚界之為經緯也度丈尺也紡時為
城高下之度而藏棄之古言者蘇武入豈其此誤也
則投諸外言投諸外則僅以繩投出而身未嘗隨出也杜

預好為辟戾之解疏曲為分割云若身不離城何得言獻
諸子占按傳云或獻諸子占或字指他人豈是此婦字義
尚不能詰為社預甘蒙不識字之羞夏大八也故曰
諺曰無過亂門呂覽原亂篇詩曰毋過亂門注云逸詩也
周語太子晉曰無過亂人之門禮記亦稱亂之去而不離
勞罷死轉文子上仁篇民生無之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
襲文子語作轉尸漢書功臣侯表序死為轉屍此死轉之
義齊少無亂於十惡六曰大不慈五曰合味
室于怒市于色韓策周最曰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林之

二十年傳己丑日南至律歷志昭公二十年正月己丑朔
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
序昭二十年庚寅朔旦日南至差傳一日於昭公二十年
使請所聘公曰請當聘與否于齊侯而齊侯告以猶在衛
境當致聘也此公曰是齊侯也禮記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疢晏子作疥且瘡疥不當作瘡周禮疾醫夏時
有瘡疥疾秋時有瘡寒疾疏云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己後
陰氣始起惟水沍火水為甲疥有甲故有疥瘡之疾按素
問生氣通天論春傷于風邪氣流連乃為洞志夏傷于暑

秋為疾瘧瘧論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亦風所致故轉
而為瘧韓昌黎集宿醒未解舊病作則病是老瘧然所謂
三陰瘧者林和叔說寒瘧之四日熱用事五日已熱
舟鮫守之莊述祖曰舟鮫當作舟馭周禮馭人音義云馭
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鮫同又音御馭即籀文鮫舟馭掌澤
之官鮫無取按說文籀禁苑也春秋傳白澤之舟御字又
作馭然則鮫字應是鮫之誤字不當改作馭或籀馭聲同
故與至夫閏劫餘曰二月十五日南主謂去春林熱命氣
一氣服云歌者氣也按續漢律歷志截管為律吹以考聲
列以物晉志氣道之本也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
必周密布縵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
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
去此則氣者音律之元也與律曆志古一轉音與律師與
二體律呂有陰陽音五卷五二律呂變音律也
三類三類者謂天地人也周語伶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
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入神以
和心音聲四物物猶事也即詩之四始之四也

七音續志定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
聲以黃鍾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
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典
樂三自殷已前但有五音變宮變徵二者自周已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為七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利也律呂
新書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
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
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
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
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八風呂覽古樂篇顓頊登為帝惟天之合正氣乃行乃令
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然則六律造于黃帝八
風辨于顓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其名又異此書六
若琴瑟之專壹惠云專董遇本作搏按商子農戰篇凡治
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真地
篇民力搏于敵則勝並是專字此書七
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喪大記始死既正尸
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子姓立于東方疏云世子坐于

于東方謂室內尸東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入翼室
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下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
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也欽韓按士喪禮始死主人入
坐于牀東既夕禮主人柩東西面又云入復位注云主人
自死至于殯自啓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以此準
之註之啟殯在內位則國君世子在內位可知也喪大記
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則皆立則國君之父兄弟皆立
可知今傳言太子未失位亦可知也
之合五席以於合
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聘禮君使卿犒并歸饗餼五牢禮器

云大夫五介五牢依禮則本五牢春秋時以大國之使不
敢循其故常已加為七牢杜預言命數為七牢警說也掌
客之法以侯伯七命故饗餼七牢耳大行人職以九儀辨
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
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是卿大夫只論爵不依命數也知
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傳言晉襄公以三命命
先且居將中軍是三命為極榮聘饗若依命數則僅止三
牢耳所謂禮窮則變有順而撫也
公子若雉集韻二十二覃雉鳥名姑南切按雉即雛之省

耳說文鶉屬

賸二十七章

揚徽者公徒也說文作徽云幟也以絳徽帛著于背尉繚

子經率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

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七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

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隋書

禮儀志大業七年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濶二寸題

其軍號為記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為帶

綴于衣領名軍記帶亦此徽幟之流也

不死伍乘尉繚子東伍令五人為伍共一符亡伍而得伍

當之

謂同伍戰死而得敵

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

伍身死家殘

戚繼光紀效新書軍法凡每甲一人當元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

二十二年傳王子猛卒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

明當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

君也杜預言未即位顯與經傳違

杜預言未即位顯與經傳違

癸酉朔日有食之廣行大衍歷以為十二月癸酉朔入食

限元志云杜預以為癸卯非是

杜預以為癸卯非是

無亢不表明堂位注亢舉也項籍傳注亢讀與坑同書傳

喪善也

禮記喪記言與八歲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
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已注疏及邵竇解此並不可書
二十三年傳明其五侯賈云五侯五方之侯也敬授民時
四方中央之侯王肅云五侯山侯林侯澤侯川侯平地侯
也董遇云五侯侯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惠棟云周書程
典固其四援明其五侯欽韓按淮南時別訓九月官侯注
侯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侯漢書鼂錯傳使五家為
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侯此伍侯之法也不子官侯士四里不假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皇矣詩傳貊靜也正義
云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貊莫定也向是下必
津人得諸河上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吾遺滹
池君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
所沉璧也與此事相類或蓋或朱必之北國西向以跡
二十五年傳鸛鵠來巢爾雅翼鸛鵠如鴟而有幘飛輒成
羣多聲字書謂之唼唼鳥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
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云性好淫其行欲則以足相勾往
往墮者相連而下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巢者著其

居未孚乳不即去也荆楚之俗五月鸚鵡子毛羽新成取
養之以教其語五月五日翦舌俗謂之花鳩古俗以心只味也卦

宋公使昭子右坐疏云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
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鄉賓南鄉也公使
昭子右坐今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
按右坐者蓋移席于戶東即是宋公之右而北向仍如故
也又燕禮記云若四方之賓燕賓為荀敬席于阼階之西
北面如此則別于公為左坐今移席戶東南向是于公為
右坐也平動則不克其位節樂也皇矣詩動醴醑也五嘉

樂祁佐燕禮主人酬賓之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
命長此樂祁佐蓋即卿大夫媵爵者也所以佐君以為賓
歡主人之禮也

為九文王鳴威後紫白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
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
也以此為九華既為草華藻又為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
于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
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為卷冕華蟲為二安在其為鷩
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為毳冕揆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

謬三諸說總以鄭為正
好惡喜怒哀樂賈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案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有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白虎通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下多哀也案在上為明在下晦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尊陰卑篇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春氣受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泛說事與此傳異也吾聞文武之世惠云文武史記漢書皆作文成蓋為魯先君時童謠若曰周之文武則太遠矣當是傳寫之訛論衡亦作文成案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季氏介其雞賈云搏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坐邱氏雞目鄭司農云介甲也為雞着甲呂覽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間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

二註不同正兼用賈鄭之說

為之金距呂覽注以利鈇作鍛距當其距上又淮南注金

距施金芒于距也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呂覽注禘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

侯六佾者四十人于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

陸粲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

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預

別立廟謬也欽韓按傳通言數事為智怨之由不必定在

當年此禘即是時祭不必定為大祭蓋諸侯五廟次及襄

公之禘廟而萬舞不足也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名

其衆也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季氏與君同日祭又矯用

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

若謂禘必大祭專在襄公一廟則將事之先蒞卜戒期百

同庀具魯雖貧弱不應除舞季氏外惟存萬者二人也若

專禘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樂舞致令大禮不成

觀聽駭歎也解經當以禮通之執滯文句乃陋儒也吳仁

傑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

八四人尚不成列况二人乎按二人二八雖有多少其之

事無君之罪則此也。二人乎。越二人。二人。輿。前。多。其。之。
執冰而踞北堂。書鈔詩義。問云。朔所以履矢也。謂箭同蓋。
也。疏。越。也。輿。當。以。數。血。之。燥。新。文。曰。凡。所。謂。也。是。二。
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索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
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甚。口言其善。罵。疏。謂大口非。輿。前。之。夫。越。十。海。賦。百。
鑿而乘于他車。以歸。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鑿而。
乘他車。據彼文。則鑿足之字。本從足。不作鑿。今說文于足。
部。偶漏鑿字耳。玉篇。鑿。上。盛。切。足。行。貌。凡。在。前。也。是。也。

夷王愆于厥身。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
陟。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
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
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呂覽。開。
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
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請矣。又慎人篇。古之得道者。
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所。
云。即共伯攝王位。明矣。傳文。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則亦以。

為共伯和史記粗疎不足信也新錄於心聞王如限亦以
而後效官效官者效天子之位于宣王也說苑至公篇五
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晉宋間呼天子為官古之野直飲
攜王奸命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東哲云古文作伯盤紀
年幽王十一年犬戎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
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
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二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
攜

咸黜不端疏云咸諸本皆作減案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
今月令作咸史記酷吏減宣漢書作咸宣

生而有頰御覽三百七十四風俗通曰不舉生鬢鬚子俗說人
十四五乃當生鬢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

靈王云云與此傳文同欽韓按周書者即左氏傳也諸史
五行志間有此事古書於錄七陳獻可曰秦書於齊國

二十七年傳吳弑其君僚杜預云稱國以弑罪在僚按此
說亦是獎亂賊為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

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先儒為春秋書國以弑者當國
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

罪于季子也
民歌舞之矣韓非外儲說右
上晏子曰田成氏甚得齊民
故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
謳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
民德歸之矣按成子當作桓
子顧廣圻曰秦當作齊周編
也謂遍齊國之人此與史記
田敬仲世家不同
楚殺其大夫卻宛杜預云書
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
被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
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
入郢之禍

帥都君子吳語越王以其私
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
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左尹卻宛吳越春秋伯州犂
楚之左尹號曰卻宛注辨其
非是按史記吳世家云楚誅
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楚
世家云卻宛之宗姓伯氏子
嚭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
云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
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
廣曰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
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
別氏卻索隱與徐廣同據史
記誤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
三人為其三代伯州犂被殺
在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語連

卻宛耳而趙睦徐廣以誤傳誤可怪也
是無若我何索隱云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
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與兩弟將兵
外困之辭按索隱自解史記非傳意吳越春秋此傳有光
曰我爾身也當如杜預解言王可殺我亦死
夾之以鉞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然則諸古亦吳楚
羞者獻體燕禮亦臣請執爨者與羞膳者蓋別有進膳之
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文改服于
門外漢唐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為解衣
則發露其形何用改服乎

寘劍于魚中以進吳越春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
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
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一秉杆焉聘禮記注秉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秆禾
藁也說文作稊
使宰獻而請安杜預謂齊侯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
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
卿大夫君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服說亦

然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即安彼是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人共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非比公于大夫也以證此事迂遠惠說非也

請使重見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疏云按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而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異姓也內宰之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爵饗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自陽侯殺繆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內宰注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然則裸獻酬后夫人所以禮賓共三事也彼疏所引粗畧非鄭義也使重請見亦是獻酬之禮時不行故子家以君出

之禮猶猶也今姑蘇而請安是亦半公也惠云管子幼
言為三十里之外諸侯也一立置大夫以為是安人共受
謂不許姑子受也哉出 禮非以公于大夫也以此證此事近

事也然則祖后既畧非禮義也勢重節良亦是禮也
禮所以亞王禮實也然則禮猶猶也夫入禮也實共三
白平去然之數亞王而數實禮臨王實為亞王禮實也
故自期對強強對強其曰大人禮實也然則禮猶猶也
或二王之數來陳禮王以禮實也之文以證禮亞禮臨同

錫爵察說文慈曰
甘也玉篇甘作且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廿一晉既吳沈欽韓文起學人前
年廿八慈使吾君惠云外傳云吾慈置之于耳以慈御人又
云慈庇州羣韋昭皆訓為願以慈為發語聲非也按詩釋
文慈且也此當作且字解

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荀子儒效篇立七十五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亡命王公來請主燹鳴禹跡雲各南較重月事
退侍朝於廷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
君者非然則風賦擊鼓而舞之文又曰天嘯云處諸侯之
年九傳請以食之請以作積之費具從者一食也

使獻龍輔周禮疏引此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
別也孔疏引周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元卿云盛龍節之
玉函蓋本賈服之說按古玉圖譜有龍圭三禮圖彙云龍
見而雩天子命上公秉龍圭載駟馬祀雩於南郊重民事
也此圭是已則龍輔應是魯祀雩之圭說文瓏禱旱玉龍
文漢且也古當於且也

其毋借出內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漢則有陽祿柘觀晉
則曰益斯則百室云古勢置之十平以熱噉人入
官宿其業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
火矣按特牲禮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為之故
曰宿服說是杜預非無經
今何故無之按後世亦有之唐韓偓中朝故事長安有恭
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

晉國一鼓鐵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今日民有百鼓
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杜注非

三十公在乾侯胡安國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
不書公者在魯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
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

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憫公之意深矣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群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杜預專答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傳敝邑之少卿也按少卿下卿也印段位在公孫段之下

杜預言年少者非

三十一傳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俗訓古者歌樂而無轉又修務訓動容轉曲

火勝金故弗克周官占夢疏引服氏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太梁太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為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云午火庚金也火當

勝金而反有謫故為不克晉諸侯之伯與楚同盟趙簡子
為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故日應之食夢發簡子

三十四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宋史天文志歲星所
在國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在五穀豐昌其對為
衝歲乃有殃鄭云天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
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
女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
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驪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
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
廿二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
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
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歷算自有以
知之孔穎達輩扶杜抑鄭斥為甚妄非也保章氏疏引服
義與此異說

士彌牟營成周註以為成命按此乃先估計為簿書以待
諸侯之集明年傳終言畢城之事顧炎武誤會為此已城
乃云傳重出耳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惠云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

二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譬季氏也以卦言之大壯二
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杜預謂震在乾
上君臣易位此為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集
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為
戒非禮不履愚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
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陰陽失
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公春王定公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

十三年此春秋之變例也通鑑從其書法然建安二十五
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
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魏子涖政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
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
寅哉即己丑之明日士彌年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
始哉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也不過三旬而畢矣
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為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
丑接今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
會須曠時日士彌年預度其功若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

畢也據長歷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裁是正月十六日去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

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為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朔同而晦異也

易幾而哭杜預云幾哭會也按詩楚茨傳幾期也故杜以

為朝夕哭會子家子不欲見叔孫若會哭則同在中庭北

面故或早或晚異其期也平禮也

與守龜在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氏為晉之十二日西

公氏將溝馬疏云公氏昭公按稱昭公為公氏猶觀禮諸

侯為侯氏也或曰公氏掌公之墓地如周禮之冢人

年雉門及兩觀災趙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

據實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按周官縣治

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則兩觀所設應在庫門外朝之

位今之五鳳樓是其制邵晉涵云觀闕諸設于雉門是以

雉門謂之闕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

乎明在異處闕里志兩觀臺在魯城門之外周圍各四十

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雉門闕諸設于雉門是以

奪之杖以敲之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

人于門內雷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及闕人則闕人

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脯故奪闕杖以敲之燕禮

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合聃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

豈尚年哉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康叔與聃季為司寇司空故云不尚年

不敢以約為利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儼利杜預以約為要言非言四國而實言之蓋

五年於越入吳王會解東海蛤於越納口則於越之名舊

矣公山不負何國之傳將以璵璠斂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備璵璠故用之杜預此注全襲用之說文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字勝按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為逸論語

秦子蒲子蒲楚策作子滿蒲與滿史書多相亂實亦非葉公諸梁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成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成之弟也按韋昭注以諸梁為成子限上吳人

涉其帑廣韻其字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蓋尹疊自渡其帑也

遂逃賞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

法也

故強為之請顧炎武曰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

六年

年從祀先公此禘祭也周禮家人疏兄死弟及俱為君則

以兄弟為昭穆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為昭隱公為穆

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于閔

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

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于後皆亂也然則定八年經云

從祀先公以昭公之上昭穆皆亂今審諦而易之故通言

先公按賈氏言隱桓閔僖從來昭穆之叙是也謂文二年

逆祀閔與僖易其昭穆則未然躋僖公者直是升僖公同

在昭位不別為一世從此以後文為穆宣為昭在先只緣

少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志亂蓋兄弟可以同廟至合食

之時復嚴為人後之義則兄昭弟穆禮之經也杜預謂親

盡通言先公曾不思禘祭之時自有親未盡者在若非一

一皆順豈得因僖閔而概言乎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

之有則豈自新國而無言也章對九云凡其始精操
主人焚衝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
兵所以衝于敵城也通典兵十以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
上建雙腔腔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其竿高下長短
以城為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
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其旋風四
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即衝車矣

魯于是始尚羔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
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
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
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為大夫
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按賈
謂魯之僭禮反出晉上杜謂魯不別羔鴈之尊卑是皆謂
魯懵然無知何為秉周禮鄭說得之和言不煩若彼和非
按衛侯之手及挽說苑權謀篇成何涉佗按靈公之手而
搏之一本作搏漢書王吉傳注搏挫也荀子儒效篇不卹
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搏注薦藉也搏抑皆謂相陵駕
也搏之亦謂抑之此作挽非也杜預云血至挽謂衛侯被

擠而所軟之血遂淋漓汚其挽
桓子咋謂林楚杜預云咋暫也按咋不可訓暫攷工記鐘
侈則咋注云讀咋咋然之咋聲大外史照通鑑釋文咋大
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馬援傳但
姜媵咋舌魏策吳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則咋非
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乎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杜氏暫
也之訓
林楚怒馬史游急就篇騏驎馳驟怒步超
以為公期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蒲圃在魯東門
外為季氏援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喜於徵死與上林楚云違之懲死義同隸釋羊竇道碑盜
賊徵止以徵為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為懲左傳釋文徵本
又作懲此言魯人之喜在懲懼其死之後杜預作徵召解
非
執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史記子貢說田常曰伐吳不勝
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
孤主制齊者惟君也呂覽似順論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
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

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
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
入于國君與諸孤處于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皆與此言
相類姦臣移國柄又自有術論衡言賈誼曰必無不報
載蔥靈賈云蔥靈衣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窓可以觀望
窗中樹木謂之靈子今人猶名此木為靈子按蔥即窗靈
今通作櫺廣雅釋詁櫺和也文選游天台賦經典作軫
或作苓文選甘泉賦注軫與櫺同王藻正義苓即式也但
車式以苓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軻式式植者衡
者也按車闌即為軫不必定是式也王應麟急就篇注軫
車軾下縱橫木也尚書大傳未命為士不得有飛軾鄭注
如今窗車也續漢輿服志注李尤小車銘曰軾之嘽嘽疏
達開通即是軾上施窗也白虎通曰車蓋車蓋者蓋也
如驂之靳詩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環本又作鞞沈重云
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
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于鞞也說文
靳當膺也徐鍇曰靳固靳制其行也急就篇注靳驂馬之
帶也王猛言戎之遇子如驂為靳所制矣謙不敢與校

哲幘而衣狸製說文引此傳哲續齒齒相值也徐鍇曰謂齒縫上下相對也按兵事章弁服故知此非中幘之幘然齒相值齊侯何從識之云云犀軒與直蓋韓非子姦劫弑主篇犀車良馬漢書張衡傳注犀堅也此疏云以犀皮為飾非也宋史儀衛志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為花籜之象因而作也宋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織而圓漉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惟乘輿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之謂為鞞輓蓋宋史志作鞞輓云有軍號者賜其一也按曲蓋為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證之春秋惟有直蓋無曲蓋也

十年傳叔孫氏之甲有物周禮閭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云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為識按惠說也周禮司兵職掌五兵五楯各辨其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通典李衛公兵法諸應請甲數葉行數于甲襟上抄記古者造彝器刀劍之屬有款有識豈僅漢

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多矣
鄭玉曰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讒人何所不主
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
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為世常有之欽韓按晉之愍懷太
子隋之庶人勇潘岳楊素皆快然為戲陽速事而不惜此
固無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誣當蒯賁出奔南子
援戲陽速以為證靈公猶其惡于鄰國左氏所錄據彼國
之辭爾先著南子之惡靈公之無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
知矣又詳詳諸辭人竟與鄭証小能前已交與檢也

十五年公薨于高寢說苑脩文篇諸侯正寢三一日高寢二

曰左路寢三日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
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哀公傳夫屯晝夜九日杜預云夫猶兵也劉炫云夫屯為

夫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

士按古兵字只謂甲兵五兵魏晉間始為士伍為兵有老

兵兵子之目杜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卒為之劉謂

別有城夫亦非晏子諫下為我殺兵二人以士為兵僅見

也本古西之秦與魏韓諸君本也此條尤非劉向所校

如子西之素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喪禮注形法定為素曲禮疏素形朴也向神林大夫種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寰宇記云文種楚南鄆人吳越春秋注楚之鄒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蓋范蠡為楚之三戶人而文種曾宦於楚乃與范蠡俱適越耳高誘尊師篇又作楚鄆人蓋越為楚所滅鄆亦通為楚地明統志寧波府人物云文種鄆縣人寧波府志文種鄆縣人則鄆鄆鄒皆鄆之誤耳前文論語五章二一曰高舉二

樹德莫如滋小雅廣詁滋益也齊語注滋長也曲禮高舉

慕澆能戒之小雅慕忌也又教也淮南繆稱訓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注昭道認誠也慕與認義一也

杜預訓慕為毒本說文中音慕曰今王所變論語之也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語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要其父母皆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六豚吳越春秋濁女山者諸寡婦女淫泆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令遊此山上以快其意韓非內儲說上越王白

踐見怒鼉而式之曰鼉有氣如此可無為武乎士人聞之
曰鼉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故曰王將復吾語
誤之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
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剖腹而
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次有臺榭陂池焉吳語申胥諫曰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
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韓非外儲說左下越伐吳乃先
宣言曰我聞吳王築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張守節
正義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

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楯嬰以白堊縷以黃金狀
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愛之以起此臺按吳越春秋闔

閭自治宮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按陸廣微吳地
記華池在長洲

縣文雲鄉
安昌里南城宮在長樂吳地記南宮城在長
洲縣于將鄉長樂里闔閭出入

臥遊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鮪
山晝遊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然
皆夫差之事而彼謬以為闔閭也

年傳三揖在下服云三揖卿大夫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
天揖同姓按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

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
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
與周禮司士職相參服言三揖非其事也呂覽精諭管仲
曰君之揖朝也恭是其事也
使太子絕杜預云絕者始發喪之服按注人之祖而免自
小斂以至啟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事而免自大斂以及
總麻于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說遠葬者及近郊而後免反
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注人必免
則君弔時又特為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
袒冠尊不施于袒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
上散麻至啟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
明安得以免為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欲護短為之說云禮
不主喪所不括髮故以絕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
奔喪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
哭成踊東括髮袒經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
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父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于
郊疏家扶立郵學乃敢未殺經文以欺後世乎愚謂太子
絕者為下偽自衛逆太子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也蒯瞶

志父之人雖聞喪未成服也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

也先建旆于兵車示中軍精銳在是則罕駟兵車來者不

得不分良列陳以當我此孫臏以下駟當止駟之法杜注

不了

龜焦說文夔灼不成也此焦字非體也

庶人工商遂虞翻易注遂進也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

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

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乃進其等以其序謂

之郊人遠之侯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按禮文則庶人

工商亦得拔其才藝之尤錄之郊學以待事官之授也此

有功則徑進鄉學官之

志父無罪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叛既

復更名志父按假設簡子以諱惡名易名則下文蒯聵之

禱不應猶稱舊名杜謂一名者是或志父本是字後遂以

為名後人以字行之始也

羅無勇廉之廣韻引作廉

趙孟喜曰可矣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亡按下

傳俊云猶有知在則簡子之喜正為范仲行發杜解謬不
年傳舊章不可亡也惠云禮疏引熊安生日天子藏舊章
于明堂諸侯藏舊章于祖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二合而吳沈欽韓文起學

哀公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胡安國曰其曰晉人云者
罪之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元李治古今難云承即懲也此仍主杜
解惠據魯頌傳承止也以訓此俱未當按呂覽貴信篇注
承佐也聘記大夫為承擯此承字義與彼同屬下句共佐
亂者即下文公孫姓公孫盱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家人言民家魯世家遷于下是為家人漢
書注猶言庶人也

為一昔之期穀梁莊七年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列子周
穆王篇昔昔夢為國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
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公孫西之書

五傳王生惡張柳朔惠云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長柳

朔王胜古張字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王胜即王生欽韓

按呂覽當染篇范吉射染于張柳朔王生神寅染于黃籍

秦高彊與左傳同黃或董之訛耳

諸子鬻似之子茶嬖晏子內篇諫上滴于內女子景公

生孺子茶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

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晏子

問上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言不使嬖臣

與寵妾交通也杜預謂諸子庶公子也非諸子有七子八

紀 楚下晏子大夫之歸之國大夫如服左辭楚吳山

景公死乎不與埋言羣公子不得送葬王亡腹奉國與謀

六傳再敗楚師不如死按卜戰不吉故知當敗退又不吉

故知當死再敗楚師之語即指卜戰不吉兩者俱不吉等

死死讐也此昭王之意杜解謬說元誦煥文圖所載錄

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索隱云閉塗即蔽塗也故下

云惠王後即罷兵歸葬服虔說非按杜預注即服說然閉
塗者恐君死消息聞于敵中也君死棺斂反國而殯雜記
備之矣何用鼓塗索隱強解非也禮不吉兩皆貽不吉
使問諸周太史服云諸侯皆有太史注周所賜典籍故曰
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惠云自王子朝奉周典籍
奔楚于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按服氏後說是也說
苑君道篇作太史州犁周太史州犁
出萊門而告之故定九年陽虎焚萊州蓋陽生在魯亦居
于陽關周太史州犁

七年傳故敬邑十一牢之釋詁之往也

惡賢而逆之孟孫知諸大夫皆阿從季孫故謂之曰惡有
心知其賢而逆之乎而諸大夫果飾詞以拒景伯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按此上皆大夫之言言大之
并小由來已久我若心知伐邾必危豈肯不言耶惟德亦
如邾而衆彊過之故謂魯可伐邾服以知必危二句亦為
孟孫之辭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孟孫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預謂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信
如預言則各諱滅國之名何不盡以入告魯史之傳信春

秋之書法偏從其矯誣之單辭何以示後世人之國殺人
之君與臣而猶謂非本志乎彙纂云虞不書滅者晉存其
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
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亡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
許之類按此說似可通味於味必豈肯不言然鄭
傳所託也則隱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圍鄭
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也
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按二語即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
建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語意

栲之以棘說文栲以柴木壅也

十一有子曰劉敞曰有子當為子有冉求字仲尼門人字
多云子某不得云有子也按春秋時急于壽子國策盼子
嬰子章子呂覽田和稱和子若此類多矣冉有稱有子又
何怪乎

不狃曰誰不如言人誰不走而我欲如之
人尋約吳髮短蓋斬首數級皆以髮結聯吳髮短則用繩
耳以尋者軍令之大凡也公孫揮欲以多獲為功北史爾
朱榮傳令其眾辦長繩至便縛取是也

對曰從司馬叔孫為司馬見昭四年言己為此官杜預以為從吳司馬非也

何以使下國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賜之屬鏤以死淮南汜論大夫種身伏屬鏤而死高誘注

利劍也一曰長劍擗施鹿盧鋒字曳地屬錄而行也續典

佩刀以銖鉸為鏤口之飾通愚按屬鏤蓋劍脊上連屬為

琢文也荀子成相子胥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

宋公求珠魋不與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

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由是竭池而求之無

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夏戊為大夫杜云悼子之甥按甥當為舅蓋子愁之子文

與上事相連不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召之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會康子逐公華公

宿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闕里志年譜孔子年六十八歲

歸魯

十二用田賦何休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

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按漢儀注民

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
并車馬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二錢以
食天子其二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然則漢法計丁口出
錢今魯計田為賦于稅畝正甲之外復別有徵斂其數之
多寡則不可考世心入問之限何去會賦古也公事公
傳放經而拜經即齊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
君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孔子嘗仕于昭公之
世又其本國疏謂大夫之吊服弁經非也蓋古經之古文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有司徹云乃欬尸俎注古文欬作尋
引此傳曰若可燭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
溫也寒歆也按中庸注溫讀如燭溫則尋字本作燭
無不標也釋詁標落也

侯伯致禮服云賓禮于地主按服意謂賓有所虧即圭璋
皮馬之類歸餼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非也來平下
十有二月蝻大行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
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
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
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

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覲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乃後蟄者畢而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年十三十月上辛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周禮所謂蜡祭也主祀祖考諸官亦祈蠶明主蠶佩玉纁兮玉篇纁聚也垂也

十四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

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六十一年當大興曆也

車子鉏商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

同按文選繫欽與魏文帝牋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

四季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

偽撰故彼文曰車士注會言四乘亦八八其合

驟顧諸朝曲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注也

子我夕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注也

望視釋名姿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

之然也孔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即此望視注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
共車故四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
夷穆子安廩邱子尚鑿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
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
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
田完世家云田恒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
四乘不言人數知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欽

按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曰完子或是田常庶兄合八
人之數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司

寇牛父駟乘昭二十年鴻駢魁駟乘四即駟方謀闕止事

須秘密必不多車索隱之言是也惠云正義引世本僖子
生昭子莊云云蓋因杜

注而附
會也

聞公猶怒將出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聞公
怒而將出若有迫于所遭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
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
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民粹云五七
東郭賈奔衛孔叢有東郭賈事詳考證下有三以平亦未
子告季孫孔子辭同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年十五涉人之過也涉人猶津吏告老無功不為涉人一人
離病于外久矣詩傳離憂也

年十六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
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同公羊而謂冬十月
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評仲尼
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有五
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
襄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
記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謂
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
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
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
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為庚
子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
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
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
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

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于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時交十一月節當從穀梁氏也且註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十有三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謂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太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因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欽韓按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必據長歷始知十一月庚辰朔庚子為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音義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俗師妄益與穀梁初無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公三十一

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則孔子
年七十二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者此正惑于公
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為襄公二十二年歲首
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為七十三蓋不明周
正夏正之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之說
無論夏正周正夫子卒年七十三宋濂誤算二月眩于周
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惟至孔子卒年之平當於去月
傳不憖遺一老小爾雅憖強也因家也古之西而東也
尼父檀弓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疏云尼則字也父
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
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
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為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為且字也
貳車反柝孔悝有廟主似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義云大夫
無主孔悝之反柝所出公之主耳戴侗白說文云柝宗廟
主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今許公為得柝
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數云君人之主
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
祖十世則為柝然柝為遠主明矣孔悝但有柝主而無祖

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乞曰不可得也言一千五百人數多不可給也
按豫章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柎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豫章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荆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柎據彼說則豫章與楠木為一類也爾雅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本草別錄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高丈餘小葉似楠而尖長背有黃赤茸毛四時不凋夏開細花紅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即別錄所為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欽韡按爾雅榆無疵郭注榆榿屬似豫章鄭樵草木畧釣樟曰榆亦樟之類爾雅之榆無疵然為類樟之木顏師古漢書注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妄分為二不知其何據時珍襲之漫指釣樟為豫非也

殺齊管修也後漢書陰識傳修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為陰大夫
王知高府淮南秦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此即石乞所欲焚者也問問必焚五煇人雅執高執之樂

問白公之死焉死同屍呂覽離謂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

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冰子死桓東少

年場以其何熱知也與之費詐淫執法者非也

代執火者而言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燕禮宵則庶子執

燭于阼階上注燭燹也疏云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燹故少

儀云主人執燭把燹鄭云未燹曰燹但在地曰燎執之曰

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然古者未以蠟為燭故用荆杖

灌以膏燃之又未有燭盤故令彼者執之管子弟子職云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之總設燭櫛之遠

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居句如矩句謂著

燭居燭于句如前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緒然燭

所以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交

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正

櫛而投其緒于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

也此執燭之法也其燭盤不知始于何時梁書傅昭傳昭

嘗捧燭于板床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是也至少同封

年十七虎幄于藉圃漢書所謂武帳林費曰來中

乘表向兩牡向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堂練切

徐錯曰古載物大車雙轅乘車一轅當中也鄭注小司徒

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表向之甸為繩證反釋文于此作時

證反仍依鄭讀按表善也表向安車也必駕兩牡者以牡

為貴食貨志云乘特牝者損而不得會聚漢世猶然曲禮

疏謂安車駕一馬小車按續漢志亦使車不立乘有駢則

安車駕二也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尚書大傳命民

得乘飾車駢馬即此表向兩牡

紫衣狐裘正法當緇衣羔裘玉藻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

也注云蓋借宋王者之後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云

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此以北方之間色至

于君前為大不敬也君衣狐白裘良夫又借韓非子齊桓

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欲

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日郎中

莫衣紫據彼文則袒表不釋劍而食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引皇氏云若朝

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表上加

禡衣禡衣之上加朝服所謂禡表者袒正服露禡衣也然

則上之紫衣乃禡衣良夫未加正服遂至袒表漢制惟蕭

何得劍履上殿是人臣皆解劍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

以木劍代刃劍以陳服所解劍其首如五頭蓋亦以木

左右句卒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

江五里以須即左右句卒史記句踐發習流三千伐吳則

句卒正謂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為舟戰之器作為鉤

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按強即句卒之義如此

太子又使楸之呂覽慎行論楸崔杼之子冷之爭畢沅云

楸義當與噉同按方言楸噉也楚以南謂之楸詠楚詞章

句詠猶諧也則字本為詠作楸借也不以古秦服王肅云

衛侯貞卜大卜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解非

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裔焉

二字宜屬下讀之按裔遠也何休注焉者於也呂覽季春

注焉猶於也自遠棄大國故將為其滅亡也錢大昕曰毛

詩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彿正與劉氏讀合

且引鄭衆注為證按孔氏本無是非惟知依杜預遂以不

狂為狂文略五義傳是公魯云亡魯公於後楚師北歸

年十八宋殺皇瑗紀年敬王四十二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

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丹水蓋汲水之變名也

二十越圍吳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吳主
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鬃鬃具在高者猶丈餘濶
亦三丈史記正義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
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即此地也
二十潮人必笑呂覽大樂篇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
也晏子雜篇溺者不問墜逆者不問路
魯人之皋明堂位注皋之言高也爾雅釋天五月為皋釋
文本或作高皋高似相通廣雅釋言皋為也此言魯局于
境內與下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惠云呂覽曰按知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

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怒貌欽韓按晏子雜篇吳王曰

吾訊晏子猶保而嘗高蹶者即高蹈也

廿三可以稱旌繁乎既夕禮荐馬纓三就公贈玄纁束馬

兩旌乘車所建也

長武子請卜呂覽當梁篇智伯瑤梁于智國張武淮南人

間訓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即

此長武子也

是雙言也說文衛衛也又雙寤言不慧也集韻德或作衛

按管子形勢解毀譽賢者之為譽推譽不肖之謂德與服
杜解正同字從足非體當作德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
忠吳越春秋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與
其妻子言宰嚭之死者凡五見獨此傳稱吳亡而猶用事

于越未詳

五年衛侯出奔宋服云此下但有通城鉏以鉤越無奔宋
之事其說未聞按此句是下文張本也是于越未詳是王曰
鞮而登席鞮古只作絛文于上德篇一以為冠一以為絛

玉篇絛脚衣燕禮命安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

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飮是君之事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

使脫屨亦在燕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

褚師聲子必是未命坐之先已跣而升堂也古者除遭喪

于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鞮此其杜撰也

君將設之說文引作磬正誤云磬作設誤玩褚師上語必

是足創不堪著屨若復勉同人必潰泥須擗拭反使君見

而欲嘔也

公戰其手戟本為檄詩傳拮据檄搨也疏云檄搨謂以手

爪搨持草也史記孫子列傳救鬪者不搏搨然此搨謂兩
手相固握杜預言如戟形非也詩釋文搨本文作戟字通
耳杜預云抵徙手屈肘釋名云倚筴倚伎也其義當為巧
弄之狀抵徙二字所出也按云筴與筴同
奪南氏邑檀弓疏世本靈公生昭子郢生文子木及惠叔
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
則彌牟是木之字按衛策有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今
翦夏丁氏十一年云夏戎此云夏不可曉不類
是食言多矣釋詁食偽也孫炎云食言之偽也取音坐結

二十后庸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
秋作曳或作洩聲與舌近此作后誤

卒于連中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三丈藝文類
聚古文瓚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
臣死自臣死後五祀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
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
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

矣乘車西出郊外

二十年屬孤子三日朝下令于死事之孤使三日而朝大戴

記千乘篇朝孤子以入以成春事
設乘車兩馬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名顏涿聚之子晉曰呂覽尊師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

學于孔子按晉者進也

衣製六書正譌製雨衣今俗訛為裁製

知伯聞之乃還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由恒新得國而

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

待也乃走之耳

多陵人者皆不在釋詁在終也

吾乃今知所以亡荀子彊國篇亡國至亡而後知亡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

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

為社稷忍辱

說十乘為朝孤子以入以成春專
設乘車兩馬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古頌家聚之子魯曰已竟身師為頌家聚其父之大盛也
學于孔子接晉者進也

衣製六書注為製兩衣今俗訛為製製

為珠珠或然或然或然或然或然或然或然或然或然或然

魯董矣子曰無咎不食今以為路何也商子曰是其入翁

子何軍也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無咎

同治庚酉閏六月錄始七月二十四日工竣是書稿本存吳馮中允桂芬
家江山劉履芬記于江蘇書局

